

吴祖光剧作《风雪夜归人》中诗化的审美意识

靳知茵 于景璇

(江苏理工学院 江苏 常州 213001)

[摘要] 吴祖光的戏剧作品《风雪夜归人》具有独特的诗化审美意识,探究该作品对当代大学生在时代建设以及在信息洪流下对自我价值的思考与个体重塑等方面具有参考价值。本文将从戏剧意识跨时代的特点、时代关照的宿命感、诗意探索的自我认识这三个方面来作一些探讨。

[关键词] 《风雪夜归人》; 诗化意识; 时代关照; 自我价值

[DOI] 10.12252/j.issn.2096-627X.2021.07.209

一、诗化的戏剧意识

剧作家吴祖光的经典作品《风雪夜归人》,此题出自唐诗《逢宿芙蓉山主人》,大历年间衰飒萧索、孤寂冷漠的意境恰与这部戏剧的气息有着若有若无的联系。由原诗作者透露出的挣扎而不得的希望,所有的孤寂惆怅渐渐陈潜于一声叹气寂寥基调,让人一阅即知,风雪夜归人中主人公的境遇与诗境的感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如作者所想:“如果我们对写戏有兴趣,首先便要求向诗靠拢,像写诗那样地写戏。”^[1]开篇就是黄昏的雪景,在一片白茫茫的富有诗意的世界中,掩藏着丑恶与破碎,平静与纯洁装饰着一座罪恶的庄园。主人公魏莲生影影绰绰的身影摇摇欲坠地跌落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故事就此拉开序幕。

关于戏剧所上演背景的时代问题,吴祖光在《风雪夜归人》的序幕中早已为我们说明了:“我这个戏是在什么时代呢?是永无止境的人生中的一个段落。”^[2]从时间上来讲,我们完全可以将这部戏剧置于某个人生命中某段特殊的时刻,或者说把它看作是一个时代、一起历史中某段特定的经历在上演。因而这部戏剧所具有的意义就不仅仅是它被创作出来之日所包含的特定价值,更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是:在当今错综复杂、被信息化洪流裹挟的互联网时代下,青年人应该如何去面对生活,认识这个时代与自我的价值。从这里来看,这部剧本本身已融入作者诗化的审美意识,虚无与现实的交错,是诗意产生的瞬间。

“那地方——我不想固定那是什么地方,怕因之使这故事受了限制。”^[3]在空间上,吴祖光并不把这部戏剧发生的位置钉住于某一具体的地方,因为他要呈现的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空间,在此基础上重新建构起一座与现实世界有千丝万缕复杂关系的、具有诗意的审美艺术世界。这是一个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创作,融入了诗化的审美意识。诗与现实的交织,让作者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以自身的审美经验,延续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人与现实之间矛盾的思考,是给处于下层社会中那些忙忙碌碌、任由命运与时间推动的内心麻木的人以醍醐灌顶的一击。作者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单一限制,在一个秩序森然、等级严明的文化与社会流程中,让两个看似停顿的生命开始重新审视自我,打破原有的并且毫不相关的生命轨道,走向新生。

二、诗意下的时代关照

《风雪夜归人》这部剧作的创作时间是在1943年。在戏剧当中,吴祖光以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一场大雪将可怜人儿的故事掩去,往前推20年,即1920年左右——故事的开端,此时的社会动荡不已、阶级对立鲜明。在故事经历的20年里,戏剧里的人物未有所变化,显而易见,作品参照的现实世界中也没有发生大的变革,在作者的潜意识当中,没有一股鲜活的力量能够冲破层层束缚,使天地换新篇。如同两个乞丐儿在暴雪中艰难前行着,看不到出路,底层民众的窘境还在继续。他借用诗意的语言,唐诗《风雪夜归人》的意象“雪”,用此雪来埋藏这时代的罪恶,甚至是让罪恶就此消亡。这样理想化的追求,是诗化的审美意识,其本质上是对时代的关照,有扭转乾坤、海晏河清的理想。

吴祖光力求通过戏剧探索人与社会的关系,并抛出人如何在时代社会当中对自我进行定位这一问题。马大婶、丫鬟兰儿、王新贵等人代表了当时社会阶层中大多数的人,他们并没有清醒的自我意识,是一群妥协社会、没有灵魂、在别人的口中建立自己的一类人。他们的存在是作者悲剧意识的体现,是作者用来束缚玉春、魏莲生为代表新生力量的无形绳索,是作者在诗化的审美意识下为剧本塑造出来的虚幻符号。人物总隐藏在若有若无的虚幻中,作者投射在这些人身上的感情是诗化的、朦胧的,勾勒出他们的大致轮廓,却并无具体的面貌和形容,这正贴合了他想要以本作品来关照整个时代的意识。

马大婶就是典型的形象,她善良但又懦弱、挣扎但又充满奴性的人。她无法去反抗社会,对社会的一切也只是觉得理,甚至神化上层社会的大人物,一直处于被自己、被社会蒙蔽的生活状态。她的儿子马二傻只是因为喝醉了酒在法院院长门口睡着便被巡夜的人当做小偷囚禁,马大婶并没有抗议,而是借了十吊钱去看马二傻。一些人为制定的不合理的规矩会因为人的附和而滋长得更甚。当魏莲生把马二傻救出来,马大婶甚至会因为警察给的一碗米饭而感恩,责怪儿子惹是生非。马大婶的善良被人为利用当作阶级腐败的滋生剂,社会上有一群和马大婶一样的人。他们是一群沉睡的人、是被少数资产阶级操控的人、是浑浑噩噩不知反抗的人。作品的经典需要表现出深刻性。《风雪夜归人》的深刻性不仅仅是借玉春与魏莲生的爱情来将其中的正义与黑暗、沉醉与清醒层层剖析,还是对时代的关照,生活图景似的作品里的人物都给人深刻的人生体

验，无力的宿命感。《风雪夜归人》反抗社会制度、人性挣扎，却在最后被宿命这个大掌紧握，它是超越的，具有超验的价值观，然而在诗化的审美意识下却又带着虚幻的、存疑的色彩。

三、自我价值的诗意探索

在剧中，作者以男女主角魏莲生和玉春两个人的爱情为契机，意图在两个人心灵碰撞的过程中去讨论人对自我价值的思考，努力挖掘人性在这样的进退两难的困境中会如何抉择。作者以诗意的手法，营造了一个富有诗意的世界，让男女主角的相识相知相爱以及结局都被诗化了。当魏莲生在日常生活中庸庸碌碌地活着时，借助爱情使莲生发现他的生活乃至这个世界的破绽，他不会愿意刻意地忽略玉春投来的一束光，做回他的井底之蛙，而是不再忍受社会、命运、无知带给他的无形之痛，勇敢地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反思自我的价值。这正如吴祖光所说：“我就忽然想到要借用魏莲生这么个人物和他的身世来写一个剧本，来探索一下生活里面，什么是真正的高贵与卑贱；人应当怎么活着，是浑浑噩噩、老老实实听人摆布，听从命运的安排，还是应当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就想写这么一个主题。”^[4]

不同于《哈姆莱特》中王子陷入生存与毁灭的思考，魏莲生在这里经由爱情陷入成为自我与做他人奴隶的挣扎中，以爱情突破日常生活的缺口，找到自我发现的路径，这就是诗意的开端。玉春引导莲生思考谁是可怜的人，他们二人决定奔走的过程也是莲生进行自我反思的过程，是犹豫不决以至坚定反抗的过程。莲生从没有自我到痛苦地发现生活的虚幻，身存奴性的他过着完满的生活，但奴性是否总伴随着依附他人并且须得受金钱趋势成为像王新贵一样的趋炎附势之徒？如果走向觉醒、勇敢反抗是与金钱、达官贵人断绝联系，他还会选择自由的未来吗？魏莲生在这一反思下，坚定保有人格尊严，他抓住机会，在以苏弘基为首的邪恶势力的逼迫下，将沉思后的结果向世人展示。他意识到作为一个人，最后的尊严、人性最大的自由是他即便在这样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也能够选择自己面对世界的态度，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一切外在的物质条件都剥落掉了，莲生把自己从一群在集体无意识支配下的人群中切割出来，留下来最珍贵的是他独立的、自觉追求未来的生命意识。魏莲生放弃一切去追求看似渺茫的未来，这是诗意的展开，是超验的价值体现。在文字表面的意象和描述之外，作者正是用了诗化的审美意识，追求一种类似于诗歌中的象外之致，让读者自己去思考莲生出走后的种种经历和为探索自我价值所做出的种种努力。

虽时代有变，但人性基本不变，莲生的做法对当今生活在繁杂世界的青年人来说无疑是个榜样，被诗化了的勇敢行动，也让青年人不至于遗落自己的理想。正因为如此，魏莲生找回

自己的生命意识，他毅然决然地出走，决心进行个体重塑，离开这座城，靠自己生活下去，不再依附于其他任何人，与穷朋友一同生活、做事。二十年后的魏莲生仍旧会帮人，只不过此刻的他能尽的力是以前半生“唱念做打”的经验来为穷苦的兄弟朋友们募资。

四、诗化的审美意识下的进步

玉春所谓“天上的星星”，实际上是指参、商二星，吴祖光借玉春之口诗意地形容莲生与玉春的关系，这实际上也暗示了两人的爱情最终是虚幻的，即将破灭的。尽管莲生打破了日常生活的缺口，但他本身二十年来所遵循的是一套机械的习惯，生命被压抑在狭小的舞台空间与单调如一的时间内，他失去的不仅仅是作为人的自我意识，还有支撑他生活的外在力量，以至于在他逃离这座城摆脱受奴役的控制后，作者让我们重新看见他的时候，莲生是这样的：“可怜的老人，正被贫病和饥寒交迫着，瘦弱得脱了形。”^[5]这也说明了作者给戏剧本身蒙上了一层诗意的面纱，浪漫主义的追求背后是千疮百孔的现实世界，莲生的追求与自我价值的探索带有虚幻的色彩，作者将其诗化，实际上是让这个青年人的出走变得简单与容易。但结尾却让莲生出现在一片冰天雪地里，又是诗意地写出他的结局，推翻了前述表面看似简单的做法，告诉我们义无反顾的反抗有其缺陷，这是其特别的审美意识。

可是，难道我们自古以来所有的超越自我、反抗现实、关照社会生活的作为都是白白牺牲吗？尽管莲生的反抗与跳脱困境是有局限性的，但他的选择却具有非凡的意义。我们不能持虚无主义的态度，不能否定人性在面对环境与命运的压迫下做出的对立与反抗。如果消解了他努力的意义，也就忽略了人性的自由，更加丧失了时代前进的动力。肯定魏莲生勇敢探索自我生命价值的行为，肯定吴祖光诗化的审美意识的创作，只要魏莲生们能有一个机缘，得以一露光辉，不也就证实了自我生命的意义了吗？^[6]

吴祖光创造《风雪夜归人》这一诗意的世界，用诗化的审美意识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另一种可能，人在时代环境下的可为之为，因此，它也成了跨越历史与时间的经典剧作。“故事永远都是形而下的，但哲理和主题则是形而上的，感情上的征服是一时的，震动灵魂才是不能被忘怀的”^[7]我们难以忘怀这部戏剧。

对于年轻人来说，在这样一个信息错综复杂、丰富多样且让人难以分辨生活真面目的社会，这部戏剧就像是来自玉春打破日常圆形生活结构的只言片语，却给了我们发现自我生命的契机，使我们萌生了对时代真正的关照意识，从而拥有魏莲生般的勇气。不只限于琐碎生活的机械过程、不轻视年轻人思考超越原本自我的追求，在浪漫主义的探索追求下，即便是前进路上一直并且不断落着如莲生回城时想要埋没一切的大雪，我

(下转第428页)

锡伯民族特色手工技艺艺术品的宣扬,团结研发创新锡伯族传统民族手工技艺,让锡伯族特色手工技艺不再濒临失传。

四、结语

2020年-2021年间,随着沈阳政府对本土少数民族建设愈来愈热烈的重视,不难得出,若锡伯族文化发展紧紧抓住时代发展方向和潮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道路要求,那么锡伯族特色文化、锡伯族民间手工技艺的传承、发展与创新将又迈上一个更高的台阶,锡伯族的人民将会更多的依靠自己本族的特色技艺,精美产品实现自给自足,创造岗位,实现聚集地一片祥和、安居乐业的景象。锡伯族的文化将会有更加灿烂美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 [1]李莉.沈北新区:特色文化节"点亮"新生活[N].沈阳日报
- [2]许昊.锡伯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文创转化研究[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1,38(04)
- [3]郝鸥.锡伯族民俗文化景观的特点及价值浅析--以沈阳市沈北新区石佛寺锡伯族古村落为例[J].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3(02)
- 作者简介:
- 周英卉(2002.5-),女,汉族,籍贯:辽宁大连,20级在读本科生,物流管理专业。

(上接第234页)

部巡视,以党性体检、廉政监督为重点,定期组织纪检人员开展内部巡视、专项监察,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的滋生,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创业环境,使企业管理达到效率、效益、安全、廉洁、稳定的协调统一,健康发展。

结语

总而言之,纪检监察工作和内部审计工作对企业的发展都有很大影响。纪检监察部门与内部审计是可以相互促进的,因此,企业需要把纪检监察与内部审计进一步结合起来,这就要求企业要建立相应的协调融合制度,进一步提高企业内部控制水平,有效地加强监督检查及内部审查的监督管理,从而使纪检监察工作与内部审计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 [1]杜小兰.大数据背景下企业内部审计与纪检监察业务的融合[J].中国外资,2020(22):57-58.

- [2]马爽.浅析企业纪检监察与内部审计整合[J].中国农业会计,2020(10):4-6.
- [3]李赐犁,刘壮.企业内部控制与纪检监察工作的融合路径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20(28):14-15.
- [4]马爽.浅谈企业纪检监察与内部审计的整合[J].冶金财会,2020,39(08):49-51.
- [5]郭俊朝.浅析企业内部审计监督与纪检监察的职能融合.现代经济信息[J].2013(07)
- [6]刘洁,刘敏.如何有效融合审计监督与纪检监察监督.西部财会[J].2013(04)
- [7]邹遥.浅谈内部审计与纪检监察的效能及关系.财会通讯[J].2010(12)
- [8]李少克.提高纪检监察、审计监督工作实效性.现代经济信息[J].2011(04)

(上接第425页)

们仍旧持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决心。

参考文献

- [1]吴祖光.漫谈戏剧创作[M]//吴祖光.吴祖光谈戏剧.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117.
- [2]吴祖光.风雪夜归人 闯江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5.
- [3]吴祖光.风雪夜归人 闯江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5.
- [4]吴祖光.我的第三个剧本《风雪夜归人》[M]//吴祖光.吴祖光谈戏剧.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238.
- [5]吴祖光.风雪夜归人 闯江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社,2009.14.

- [6]张殷.追求中国话剧的高境界——创作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剧场艺术[J].艺术评论,2017,(9):42-50.
- [7]任鸣.《风雪夜归人》的深刻人性[J].艺术评论,2013,(3):85-86.

作者简介:

靳知茵(2001-),女,汉族人,江苏徐州人,江苏理工学院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

基金项目:2020年江苏省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项目(202111463073Y(11311712173))